

随风飘逝

宣儿◎著

作为一种新的女性描述方式，以及作家主体的介入，
作家的情感已经不是零度，她把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那种带着血和泪的罗曼情调植入了人物的一切行为之中。

时代文艺出版社

随风飘逝

宣儿 著

(上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风飘逝/宣儿著. —2版.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7.3
(2011.3重印)

ISBN 978-7-5387-1073-1

I. ①随… II. ①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990 号

随风飘逝

作 者:宣 儿

责任编辑:郭力家

装帧设计:世纪鼎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话:0431-86012927)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潮运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0.25

版 次: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7-1073-1

定 价:65.00 元(上、下册)

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文库

这是一个非常凄美感人的故事，小说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它表现了一个女作家从自我生命中抽取的最为精华的部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梦幻的交织中，追寻着人类生命与爱的永恒。

“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文库”序

丁 帆

在这个物欲泛滥、文化呻吟的时代里，恐怕文学是感受心灵创伤最深的艺术门类，而作为人，恐怕女人最能以其细腻的艺术感受去表白心灵创伤的痛苦。然而这种表述在不同的女人那里则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与方式方法。

综观这几年来的女性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我们碰到的是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一方面，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作家以其独语方式彻底解构了作为主流话语的男性文化视阈，举起了鲜明的女权主义旗帜；另一方面，她们处处与这个世界构成一种敌对关系，尤其是对性别的敌视更是成为她们行文的唯一视角。再就是消解一切文本的价值意义，使小说走向极端个人化的写作道路。显然，这是一个悖论。我不能不激赏陈染、林白的那惊心动魄的艺术才能，我也不得不佩服她们那种深刻的片面。可我在读不出文字符号后的更多更大的文化意义时，一股悲哀却袭上心头。

我以为如今“新生代”的女作家们比起“五四”以后任何一代女作家来说，都有着明显的优势。首先，在艺术感觉的灵敏度上，“现代人”的优势确实使她们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再者，在艺术表现的方式方法多样化上，她们则有更为繁多的“武器”可供选择，另外，在思想观念的更新上，二十世纪众多哲人的哲学观念和思潮流派矗立于她们眼前，一旦艺术的感觉与思想观念亲吻，即可爆发出惊世骇俗的灵感。因而，这些一般说来都受过

高等教育的女作家们，一俟染指小说，都同样表现出她们心灵的才华和深邃的思考。毫无疑问，九十年代的文坛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才有了些许活力，否则，才情的泯灭，思想的贫弱所构成的文坛死症，还得更加漫溢无边，不可收拾。

然而，亦不可否认的是，九十年代女作家们的创作始终在陈染、林白式的“私人生活”下的阴影中不可自拔，正如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宣告了一个“零女士的诞生”，而这个“零女士”不可能永远是个零，作为一个新起点的人物，我们应该看到她们的成长点，使她走在时代的前列。亦如茅盾在《创造》中所塑造的“烟女士”那样。不错，陈染用她出众的才华和喃喃的“私语”，构筑了一个新的女性世界。然而，这个封闭的女性世界躯壳一旦被这个物欲世界所击破，你还指望在它的内核中能流淌出什么新鲜的汁液来吗？陈染们割断了自身与世界勾连，也就是同时宣告了女性自恋时代的终结，尽管在她们的小说中洋溢着郁郁葱葱的蓬勃生机和一片辉煌灿烂的理性虹霓。

我以为，突破女性自身的困囿，使其在不断的变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只有靠女性自身的能量来完成。我不知道这“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文库”的诸多女作家们能否从时间的历史纬度上来完成这个阶段性的使命，可当我阅读了第一阵容中的三部作品《随风飘逝》（宣儿）、《青萍之末》（弦子）、《女人情感方式》（于艾香），尤其是宣儿的《随风飘逝》这部长篇小说时，便从直觉上感到了突破“零女士”的希望。

我无法抑制读这部长篇时的激动。更接近于自然朴实的生活流动把我带入了久远的回忆，那温馨熟谙的“西城故事”，仿佛将郁郁悲情和淡淡哀怨植入在那深深流淌的绵绵思绪之中，时代风情和风俗的涌动，展示出的是涤荡着绵绵“呼兰河”式的诗意画卷。在舒缓的写实中透露出的那份古典的浪漫，使你误以为是萧红还魂。“蝴蝶飞翔”让你留连于返璞归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

这个物欲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儿的开放性结构，更使我们接近现实世界，尽管她是以浪漫时代作为对照系来加以描摹，但相对于封闭的女性世界的“私人化”写作来说，可能我们更倾向于宣儿式的写作观念和方式。

女性小说在近年来已开始走向极端的女权主义，由“一个人的战争”向“两个人的战争”过渡。我以为这是一个写作的误区，而真正的女性主义目的是应该达到两性的和谐，而非是“男性法西斯主义”或“女性法西斯主义”的单性世界话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儿们的小说更充分地表现了这种人类大同的精神。

从本质上来说，“女权主义”小说和“女性主义”小说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Centralism of woman Rights）是以压迫男性为最终目的，而构成一种特有的反文化视阈；而后者（Doctrine of Female）则是女作家在表现生活时融入亲身感受，抛弃以往依附于男性的文化视阈和价值观念，着重反映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虽然受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但绝没走向极端，就此而言，女性主义小说在宣儿们之前，已开始滑向了女权主义小说的极端。我曾经在一篇评价《私人生活》的文章说过：“倘使《私人生活》是一部‘女性成长史’，它的叙述存在仅仅停顿在女性话语权的争夺上，那么陈染的写作过程则是一种低质的重复；如果仅仅是在揭示‘自我之像，永远映照于他人之镜’的真谛，那么《私人生活》只能是重蹈‘女权主义’宣言式的普泛女性自觉的旧巢。”（《雨花》1996年第10期）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宣儿的长篇小说中，其结尾正是在遥望那个叫做“英雄”的男孩的成长中，结束了主人公英妮的肉体生命和旧有意识，而开始了一个女人的真正新生活。就此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为广阔、更为丰满、更为滋润的女人胸怀，无疑，她的诱惑力是多重

多义的，是一种无穷大的状态。

作为一个女性的“独语者”，我们惊喜地发现了这诸多才华横溢的女人，她们向男人世界，也向整个世界所抒发出的那充满着无穷诱惑力的“呼喊与细语”，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学史上划下一道流光溢彩的虹影。在这一道道飞行的流星之中，我们似乎更关注那些落在大地上的陨石，因为它给予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留下了可供鉴定的“活化石”，由此我们才能看清宇宙间沧海桑田的变迁。

据说鹿群在过悬崖峭壁时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同类起跳的支撑物的，这虽然有点近于残酷，但亦可在悲壮之中看到一种物竞生存的法则。我想，一代代的女作家亦如此，她们用自己的美丽，作为悲壮生存的装饰品，为繁衍下一代作出自己的牺牲，这便是母性之伟大。

唯有踏着冰心、庐隐、丁玲、张爱玲、茹志鹃、张洁、王安忆、陈染、宣儿们的美丽身躯，才有可能让女性作品开放出啼血的精神之花，才能叩响二十一世纪新女性文学之门。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夜于紫金山下

目 录

记忆的时光里长满了花朵(自序).....	(1)
第一章 西城故事.....	(4)
第二章 蝴蝶飞翔	(47)
第三章 处女的晚祷.....	(108)
第四章 爱情祭典.....	(149)
第五章 玫瑰骑士.....	(210)
第六章 时间结束.....	(277)

记忆的时光里长满了花朵（自序）

蝴蝶张开翅膀，从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里飞翔。每一次完成的文字，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形象。淤积在岁月中的回忆，时间游丝般地行走。纸页有时也能发出呼吸，诉说梦境与永恒。实实在在的事情总是那么脆弱而又难以持久，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其中闪烁的波光与泡沫，幻景美丽瞬间的展示，语言成为桥梁。

现实的生活从我的内心走过，它不在我每一天实际的日子里生长，宛如细雨滑过红色的炭火，化作空气和水蒸气奔向它们要去的地方，那地方不是坟墓，没有黄土掩埋的悲伤。

有一种事物，不愿意与我分离，比如：爱情。我远离自己的时候，它跟随我站在近处；等到我找到语言和词汇，表述一种故事背后的存在之时，它在潮湿的阴影中如鬼火一样若明若暗，并将它的汁液一点点地展露在我的皮肤上，晶莹中透着缕缕明光。

没有感觉和预兆的时间里，思想的岔路很长。沿着疑问的边际，无目的地行走，我时常与另一个自己相遇。夕阳的光线逐渐延长，我坐在风的树叶上唱起的歌谣，散布着玫瑰的芬芳。

在我的家乡常年生长着的丹顶鹤，它们的飞翔给了我另外一种启示。乌托邦有时是我们为自己的痛苦找出的最好避难场所，就好比海市蜃楼，虚幻又飘渺，它能帮我们去忍受现实生活中的枯燥与干渴。期待之中，希望被爱或者是关于幸福的遐想，它们像古老的旧磁器一样珍贵而悠长。

而丹顶鹤不是乌托邦。

人们说，幸福就是看到某种东西在增长。谁能把痛苦化为一

种永久的安宁呢？当人面对无法克服的痛苦，有时会把它想象成一种幸福，久而久之，痛苦也就真的变成了幸福。

小时候，我听见邻居小朋友的妈妈唱催眠歌曲，她柔美的嘴唇在午后的阳光下发出生梦呓般的呢喃：月儿明，风儿轻，树叶落窗前，小宝宝快睡觉……我满怀极度渴慕的心情，感知到了有一个我永世无法到达的彼岸。时间的潮汐吹走了那一片本来可以为我遮挡风雨的云彩，还有天空。

为了以后能够安宁地长睡不醒，我开始帮助自己将悲痛化作一片阳光，一首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我从孩童时代，在开始懂得失去至爱亲人这一巨大痛苦时，就初次感受到了写作的价值。虽然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作家以及写作这样的词汇，可是，像邻居小朋友的妈妈那样，自己给自己唱催眠歌曲的欲望是那么强烈地产生于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且永不消逝。因为它能帮助我将无法形容的悲痛化作另外一种东西，就像母亲们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安然进入梦乡，轻声哼唱的催眠歌曲。写作也是一种能够顺利地让人进入睡眠状态的优美旋律，它能帮助我们承受起心灵中无法克服的恐惧与忧伤。

有时，一件老旧衣服的颜色，一段乐曲的旋律，一张褪了色的相片，甚至是夹在日记本中的发黄的树叶，都可能将我带回到过去的时光里去，那时，所有远去的日子在我的眼前穿梭往来，而现在的时间却在一点点离我远去。有人说，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当我酷爱回忆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了现在，这可能很悲哀，但不是我自己要走向这种悲哀，它们是一种命运或者说是宿命，人无力抗争也无法抗争。

失去了幸福，才更加企图而充满欲望地重新创造幸福，这创造就是文字虚构的另一条时光隧道。

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曾经讲述过关于“极限体验”的事情，

他说，S/M（施虐/受虐方式）实际上创造了新的快感可能性，通过S/M，人们发明了用肉体的其他部分通过肉体的泛性化，获得快感的新的可能性。它是一种创造，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其实，写作在关于文字的各种意象、意念中飞快穿行之时，它的参与者并不仅仅是思想和大脑的简单活动，有些事情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其实已经完成了，所有现实中永远不可到达或发生的事情在写作的文字中都可以真实地发生。

想象亦是一种行为。

没有翅膀的飞翔滑过天空，呈现一道美丽的弧线，犹如记忆的时光里长满了花朵。

第一章 西城故事

1

那时候，我六岁，住在西城。好像是夏天，总是下雨。姑姑说，我该上学了。她坐在奶奶家的一张长木椅上，风从敞开的窗子吹到她的脸上；她的头发随着微风一缕缕地拂动。有桂花的香味飘浮在空气中，外面天气很好。我看见太阳挂在天上，远处蝉鸣声很响亮地传进屋子里。

奶奶给我缝制了一个书包，蓝色的的卡布，上面用红线绣了一只丹顶鹤，丹顶鹤象真的一样，用手摸一下，总觉得有一天它会飞起来。

后来，天开始下雨，雷声轰隆隆地滚过天空。雨点很大，敲在玻璃窗上，噼噼叭叭地响。爷爷打一把油质伞。那是一种在今天再也看不到的油质伞了，当时它很象奶奶家墙上挂的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上，毛主席手里拿着的那把伞，颜色、质地都很象。那幅油画是印刷之后的宣传画，在那个年代里，各种各样的宣传画很多，有京剧的剧照，还有领袖及副统帅林彪的画像，但是爷爷只选了这一幅去安源的油画，挂在墙上，它们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非常深刻。除了这张画，墙上还有一只古老的挂钟，那是个很大的圆盘，黄铜色的，下面有沉重硕大的一个钟

摆，钟面上的颜色有些老旧了，据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有很多个岁月了。

我在爷爷的油质伞下，背着奶奶刚刚缝制好的绣着丹顶鹤的书包和爷爷走在西城的柏油马路上。爷爷说，你要好好读书。我说，读书有什么用呢？爷爷说，读书会明白很多大事情，像你爸爸就是因为读了书，上了大学，今天才会有出息呀。

说起爸爸，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兴奋和遥远陌生的想象。我记不清什么时候我看见过爸爸，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我记得大概是我四岁那会儿，我看见别的小朋友叫爸爸妈妈，我问奶奶我怎么没有？她说，你也有，只是他们现在住得很远，他们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你。后来，有一天，爷爷拿回一封信，他们读信的时候，我发现从信封里掉出来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和男人，他们怀里分别抱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问奶奶他们是谁，奶奶说，这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我说，那两个小孩呢？她说，是你的弟弟和妹妹。当时我心里一阵悲凉，我想，为什么我不能在他们的怀里和弟弟妹妹一同微笑呢？

那时候我爸爸居住的城市距离西城有一千多公里，坐火车要一天一夜才能到达。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爷爷奶奶和姑姑为我制造了一个关于爸爸妈妈及他们所在的洛城非常恐怖的气氛，这气氛是他们有意制造的，还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在今天我仍然有些疑惑。那时，我爸爸有一个表弟，他当时在洛城J大学上学，每次他从洛城回来都来奶奶家，他走时就对我说，我带你回去找你爸爸妈妈去吧！我听完他的话就大声啼哭，惊恐万分地躲在奶奶背后不敢看他，后来，只要我一看见他出现在奶奶家我就哭，以至于他再也不敢来了。

爷爷说，你爸爸为你重新改了一个名字，你在学校里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我说，为什么要改名字呢？他说，因为你上学

了，原来的名字只是在家里叫的。我说，现在我叫什么？他说，叫英妮。我说，这个名字不好听，为什么我爸爸只关心我的名字，为什么他们不和我们在一起。爷爷不再说话了。

听我奶奶说，我一岁的时候，我爸爸回来过一次，那时我得了一种病很危险，她说那病叫肺炎麻疹合并症，医院说不能治了，我爸爸从洛城赶回来（为什么妈妈没有来？），当时我已经被医院用草席包裹起来，准备送到太平间去了。那个年月啊，一个死去的小孩儿只值五元钱。我奶奶说，有一个老头他用土篮子专门装死去的婴孩，一个又一个都快堆成山了。我当时被包裹着，还有一丝极微弱的呼吸，这个时候我爷爷赶来了，他用手在我的小鼻子孔上试了试，感觉到还有一点气息。不能就这么扔掉，他说，反正也快不行了，不如死马当活马治，于是，他抱起我离开了医院。

当时在西城有一位老中医姓马，我爷爷抱着我，直奔姓马的老中医家里，他对马中医说，你把这孩子治好了，我请你喝酒；治死了，我也不怪你。马中医听完以后说，我这里有一种药，不对症的人吃了就死掉，对症的病人吃完就会好，你是吃还是不吃？爷爷说，吃！马中医从药箱中拿出一管药交给爷爷，爷爷抱着我就回家了。

听我奶奶说，我吃完这药以后昏睡了三天三夜，在第四天早上突然醒过来，一口一口地往外吐白沫，吐了整整有一大杯，然后我开始哭，我奶奶喂了我一碗稀饭，我喝完了就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玩了。

后来我奶奶给我看过那个马中医送的药，是一个白色的塑料管，里面装着小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奶奶说，这就是救你命的药。其实，它是毒药。

那天我和爷爷到了学校，雨还没有停。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梳着直直的短发，她拉过我的手对爷爷说，你回去吧。那是

一座小平房，红砖灰瓦，瓦顶有一个檐，雨水从那里哗哗地流淌到地面上。那个妇女叫温老师，她脸上有一种威严，令人恐惧。

我坐在指定的座位上，心里感到特别害怕。我看见玻璃窗上爷爷的身影闪现了一会儿，接着就不见了。我知道爷爷走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想刚才来的路我已经忘记了，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找到奶奶家。爷爷没有说，他会来接我，如果他不来，我该怎么回家？我的恐怖越来越强，后来腿开始打颤，脸上一阵苍白。

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她教我们念“毛主席万岁”，我们就随她念，然后她讲毛字怎样写，一撇一横再一横再加上一折就是毛，她说，你们会了吗？下面的孩子说会了，可是我不会，我心里老是惦记着怎么回家这回事，她说的什么话我全听不懂。

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声终于响了，我的心伴随着铃声更加猛烈地跳动起来，我几乎忍不住眼泪就要掉下来了。我把书包从书桌里拿出来，这时，我扭头望向窗外，我看见了爷爷的面庞，我的心里一阵惊喜，飞快地跑出去。爷爷仍旧打着那把油质伞。我把手伸给爷爷，他握住了，他说，你怎么哭了？我说，我害怕你不来接我。他说，怎么能不来呢。

以后，我学会了记住回家的路，我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即直观记忆法，这种思维形式在今天依旧统治着我的大脑，它使我总是缺乏非常理性的对于世界及人生的认识，我就像是个梦中人，随着水的流动和风的吹拂而飘移，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被这个强大的世界所吞没，比如：男人代表的世界。

那时我记住了通往奶奶家的路途中所出现的特殊标记，一顶红色的烟囱，一座建筑怪异的灰色楼房，在拐弯处，一棵茂密的梧桐树。

这种记忆方式在今天看来非常可怕，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事物的永远运动和变化的规律，那么我所依赖的识别回家路

途的标记也会随之而变化，当红色的烟囱，灰色的楼房及茂密的梧桐树消失的那一天，我将找不到归家的路。

2

我爷爷从前读过许多古书，在我六岁那年八月的夏天，他常常坐在院子里，拿一把芭蕉扇，给我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那常常是夜晚，天刚刚黑下来，空气中凝固的一天积蓄下来的热量在一点点地减少，风开始变凉，爷爷的白胡子在灿烂的星空下，仿若缕缕银丝，随月光一同闪烁。

他的声音好像是从极其幽远的古时候飘来一样，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那时候我喜欢关羽和周瑜，眼前常常出现那样的一幅幅图画：红脸膛长胡须的关羽手持长刀威武庄严地骑在一匹矫健的黑马上，硝烟弥漫的古战场，风云变幻，战旗如火，关羽一路冲杀，象神话里的天兵天将，永远不会消亡；而周瑜英姿飒爽，飘逸俊美，足智多谋。后来，我长大以后我想我其实仍然是喜欢具有这两种人一样气质的男人，用今天的话说该叫才情。我想一个人光有才华没有情怀可能会变成一个恶人，而只有情怀没有智谋，又可能是个愚人。我不喜欢曹操的狡诈，诸葛亮的城府，至于刘备，他最后做了皇帝，赢得了江山，我便觉得如果一切事情只为了那最后的目的，其实很没有意思。

我爷爷讲完故事以后，我们就回到屋子里睡觉。我奶奶在睡觉前总会吸一支烟，烟袋长长的，她躺在床上，把烟蓄在烟袋锅里，点上火，火光在黑暗的屋子里忽闪忽闪的，烟味发出浓郁的馨香。

自从我学会了怎样记住回家的路以后，我爷爷便不接送我上学放学了，但是在下雨的日子里，他总是打着那把油质伞站在教室的窗外等待我下课。